

哑嫂:用无声的爱照顾瘫痪小叔子

小叔子瘫痪在床,哑嫂用无声的爱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三年来,在嫂子的关爱下,小叔子不仅病情有所好转,更增添了生活的信心。

哑嫂不记仇

她收拾好床铺,给他抱来崭新的被子时,他泪如泉涌。

伍春学加了一把柴,一股白烟从灶台冒出,在破旧的瓦房里乱窜。与灶台一墙之隔的偏棚里,任八章呛得直咳嗽,他挣扎着试图探身推开木门,好让弥漫的炊烟散去。随着“啜”的一声,伍春学已转身进屋,抢先打开了木门。这是9月6日中午,发生在重庆黔江区冯家镇柏蜡村一组伍春学家的一幕。

伍春学39岁,聋哑人。任八章是她小叔子,小她一岁。三年前,小叔子因病瘫痪,从此再没离开过这间高不足两米、阴暗潮湿的简易棚屋。

一阵瓢盆碰撞,炊烟渐渐散去时,哑嫂已将一碗熬好的中药和一碗干饭端到床前。她把任八章扶坐起来靠在床头,喝了药,接着吃饭。三年来,每顿饭都要重复这个固定的程序。

任八章家所在的位置,是全镇海拔最高的地方,当地人称之为“天上户”。因地理环境限制,他家是全镇有名的贫困户,大哥任云祥40岁时,才娶上同镇天平村的聋哑人伍春学。当初,别人给哥哥介绍对象时,听说准嫂子是个聋哑人,

读中专的任八章觉得不般配,曾极力反对这门婚事。

哑嫂过门后住不下,家里只好赊来石棉瓦,在破旧的木房旁边搭起偏棚。偏棚被一人多高的砖墙隔成两间,一间做厨房,一间当卧室。任八章被“挤”进偏棚,对嫂子埋怨不已。当年,为逃避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的卧室,他离开老家,到黔江城当了一名装修工。

三年前,任八章突然患上怪病,导致腰部以下肢体瘫痪。为治病,他不但花光了十多年积蓄的血汗钱,还欠下房东半年房租。城里呆不下去了,在朋友帮助下,任八章被送回老家。“儿啊,你怎么了?”任八章离家时好端端的,回来却变成这副模样,70多岁的母亲上前抱着就哭。在母亲的哭声中,哑嫂也捶胸顿足,泪水直淌。

离家十多年,任八章经历了结婚、生子、离异等变故,而家,还是老样子。“最初进城本是为了改变命运和贫穷落后的面貌,没想到转了一圈,又回到偏棚。”这让任八章很伤感。

“结婚一年多,她都不敢正眼看老么。”说起自己的妻子和弟弟,任云祥说,当年老么对待妻子有些过分,自己都看不惯,但想到老么是为自己鸣不平,他也不好发火。直到老么离家进城后,妻子在家里才敢放开手脚。

“嫂子没有记仇。”任八章是个硬汉,家人的伤心没使他流泪,可哑嫂收拾好床铺,给他抱来崭新的被子时,他泪如泉涌。

哑嫂也发火

他泼药被哑嫂发现,哑嫂把脸一沉,嘴里叫嚷着,打手势劝任八章要恨病吃药。

喝过药,吃过饭,哑嫂把药碗和饭碗收走,把药罐里的渣子倒掉,换上一服中药,煨在灶前。“三年熬了140服中药。”任云祥说,弟弟住不起医院,只能找当地乡村医生开中药控制病情。为给弟弟熬药,妻子背着玉米,走了三个多小时山路,到镇上卖了买来药罐。

哑嫂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80岁的婆婆也经常患病吃药,本来负担就重,加上任八章天天吃药,家里人不敢出。任八章回家不久,哑嫂收拾好丈夫的衣服,把他推出门,打手势让他揣一包钱回来,意思是叫丈夫出去打工挣钱。把丈夫“逼”出家门,哑嫂捋下所有的农活和家务。

丈夫到镇上打临工后,为增加家里的收入,哑嫂每年除了种粮食,还一个人种五亩地的烤烟,喂两头肥猪。她每天在地里忙得两头黑,回家还要照顾年迈的婆婆和瘫痪的弟弟。“她干活很卖命。”邻居任云周说,他不敢相信,身高只有1.5米的伍春学,每次竟能背近100公斤东西。很多时候,她从地里干活回来累得不行,但回家汗水没干,就赶紧生火为任八章熬药煮饭。

“我吃药吃得头都大了。”任八章说,有一段时间,他一闻

到中药就想吐,哑嫂每次把药端到床前,他不是直接喝下,而是探出身子,偷偷把药泼到门外。有一次,他泼药被哑嫂发现,哑嫂把脸一沉,嘴里叫嚷着,打手势劝任八章要恨病吃药,任八章点头答应后,哑嫂面容才舒展开。可没过多久,任八章再次泼药被哑嫂发现,哑嫂发疯似的跑到厨房,操起还装有药渣的药罐,“啪”的一声摔得粉碎。然后,哑嫂站在床前,一边比画一边流泪。任八章明白:“哑嫂”说“他没有良心,不把她的疼爱当回事儿。”

两天后,哑嫂扫掉药罐碎片,又背着玉米到镇上卖掉,重新换一个药罐。从此,哑嫂每次把药端到任八章面前,要看着他喝完才转身离开。

哑嫂陪他绝食

得知小叔子想绝食饿死,哑嫂也不下地干活,跟着他一起不吃不喝。

“我拖累了家人。”任八章瘫痪后生活不能自理,洗脸、洗脚水靠哑嫂端到床前,吃饭要哑嫂递到手里,解在便盆里的尿尿,也是哑嫂一盆盆端到厕所倒掉。回家的最初几月,任八章病情丝毫没有好转,情绪低落时,他想到年近六十的哥哥为自己挣钱治病在外打工受罪,想到哑嫂每天忙里忙外照顾自己,好几次,他有了一死了之的念头。但是,躺在床上的他连爬起来都困难,哪有力气自杀?有一次,趁母亲带着两个侄

儿走了亲戚,哑嫂一人在家,他决定绝食,活活饿死算了。

见任八章不吃饭,哑嫂很着急,站在床前打手势“问”他哪里不舒服。任八章什么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地流泪。反复“问”下,得知小叔子想绝食饿死,哑嫂也不下地干活,每天坐在他床前,跟着他一起不吃不喝。

“没想到她会用这种方式劝我。”任八章说,嫂子都做到这个分上了,自己哪还好意思寻死觅活。饿了一天半,他觉得自己饿死饿病没什么,如果哑嫂饿出什么问题,自己怎么对得起哥哥和侄子。拗不过,他不得不妥协,向哑嫂打手势表示要吃饭。让他没想到的是,哑嫂对他不理不睬,做出一副绝食到底的样子。见此情形,任八章不得不反过来用手语劝解哑嫂,向哑嫂承认错误。直到他打手势向嫂子保证,今后再不做这样的傻事,嫂子才起身做饭。两人饿极了,那顿饭,任八章和嫂子吃了半锅。

吃饭时,哑嫂见缝插针做思想工作,她用手比了一下高度,做了一个写字的动作,再闭了一下眼睛……任八章明白:“哑嫂说我娃儿还小,我死了哪个送娃儿读书?”这正中任八章的“命门”,从此,他再没有过寻死的念头。

哑嫂心里有数

她从镇上买来纸笔,打手势叫他躺在床上学习设计。

“嫂子虽然说不出听不见,

但心里有数。”任八章长期躺在床上,哑嫂怕他腿部肌肉萎缩,两个孩子每天放学回家,她就让他们轮流给他按摩腿部。

哥哥在镇里一建筑工地打工,农忙才回家几天。有时,哑嫂干活累了,看到躺在床上的任八章,她会拉着脸,做出很不高兴的样子。遇到这种情形,任八章就恨自己没用,自责自己一个堂堂男子汉还要弱小的哑嫂养着。

哑嫂有空时,就用手势和小叔子交流,她“告诉”任八章:“打虎还得亲兄弟”,兄弟有难自己不能不管。知道任八章曾在城里搞房屋装修,她就从镇上买来纸笔,打手势叫他躺在床上学习设计。“说”了好几次,她见任八章没有动作,气得抓起图纸,几把撕得粉碎。为了不惹哑嫂生气,任八章经过几天思考,重新向哑嫂要来纸笔,坐在床上绘装修设计图。

为鼓励任八章站起来,哑嫂经常站在任八章床前,弓着身子做出吃力站起来的样子,然后做走路的动作。她重复一遍后,指指自己,又指指任八章。任八章会意,哑嫂告诉他:要站起来,像正常人一样活着。

哑嫂心情好时,会把任八章扶下床,逼着小叔子站立,没想到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任八章的双腿渐渐有了知觉。“这说明我的病不是不治之症。”而今,任八章的求生欲望越来越强烈:“为了嫂子,也为了自己,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据《重庆晚报》

为得离婚补偿金 她逼丈夫假死

2008年6月11日,内蒙古临河市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对刘晶提起公诉。刘晶曾是个婚外情的受害者,在丈夫执意与其离婚并准备与第三者结婚的情况下,她绝望地向丈夫索要10万元青春损失费。然而,丈夫根本拿不出这笔费用。一位朋友的无意之言使刘晶忽生一计:让“讨债”中的丈夫失踪,然后她以丈夫“因公死亡”为由,向其单位索要抚恤金、抚养费共11万多元。

然而,这位少妇最终还是自导一出作茧自缚的悲剧。

新欢电话妻子怒 生意搞砸被处罚

上世纪90年代初,临河市某粮油经销公司职员张友平与该市某审计所女职员刘晶结为连理。之后,他们的喜事不断:先是有了小女儿;一年后,张友平被提拔为供应科副科长。1995年,他又被提拔为科长。此后他不断地为公司的原料采购压低成本,给公司创造了可观效益。1997年,他被提拔为公司的副经理,负责公司粮油原料的采购。

随着女儿的渐渐长大和事业如日中天,妻子发现,随着丈夫职务的步步晋升,他与家庭的距离越来越远。刘晶发现,在丈夫的工作中,一个大庆市某粮食公司的会计吴秀娜经常与他通话,甚至常在晚间将电话打到家里,这让刘晶无法忍受。

面对妻子的怀疑,张友平说:“吴秀娜是那家公司的红人,在公司里顶半个总经理用。谁要从那家公司里进到低价的粮食,和她搞不好关系就沒门。我和她套套近乎,是想利用她在那里进低价货。前两天我已经和她谈好了——本来这批大豆需要91万元,可我把她哄高兴了,我们出78万元就行了。”

几天后,按照谈好的买卖意向,张友平让公司的财会人员将78万元现金打入了吴秀

娜所在的公司,然后等着对方把大豆运到临河来。

让张友平做梦都想不到的是,尽管每天翘首企盼,可他却迟迟等不到大豆。每天几次电话催促,对方总是支吾推脱。直到半个月后,吴秀娜终于在电话里一口哭腔地对他说:“你打过来的一口78万元刚到账,就被法院执行给另外一家公司抵债了。现在公司没有钱去收购大豆了。”

张友平接完电话蒙了。几天后,他亲自去大庆交涉此事,然而事情木已成舟。无奈的张友平回到临河后,公司的议论像炸开了锅一样,矛头直接指向了他。班子的人说:“吴秀娜的这家公司是骗子公司,其行为就是经济诈骗!”

临河警方派员去大庆调查此事,结论是:经济纠纷,不属于诈骗,故无法立案。

很快,张友平被要求承担近10万元的经济损失,并扣发了部分工资。

讨债不成结新欢 绝望妻子索补偿

从此张友平的新工作,便是专门进驻吴秀娜所在的公司讨债。

尽管吴秀娜让他走进了人生的深渊,但在讨债的过程中,吴秀娜很同情他的遭遇,常常给他以安慰和关照。此时孤独无助、万念俱灰的张友平,从中心恢复了生活的信心,心中的怨恨渐渐消失,两人的心越走越近。当时,28岁的吴秀娜还没有成家,她主动把落魄的张友平邀到自己的住处,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

妻子刘晶一直不能联系到张友平,便有了不祥的预感;丈夫变心了!

她将女儿委托给自己的母亲,只身来大庆调查丈夫的行踪,验证自己的预感。

经过两天的跟踪,她终于将丈夫堵在了吴秀娜的家里。

张友平见事情败露,便对

刘晶摊牌了,说:“我想和你离婚,和吴秀娜一起过!”

僵持几天后,想想丈夫已经近两年没有和自己生活在一起了,刘晶感到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破裂。她只好面对现实,提出:如果张友平真的想离婚也可以,但需要吴秀娜拿出10万元来。“我跟你一回,青春被浪费了,总得给我补偿,这样我的心里才能平衡一些。”

这下难住了张友平和吴秀娜。张友平说:“我现在身无分文,这你知道,而吴秀娜也没有什么钱,这两年总照顾我的生活,花去了不少钱。”吴秀娜也向刘晶诉苦:“我真想多给一些补偿,但我真的没有钱啊!”

刘晶绝望中又哭又闹,可最终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这天,她将自己的不幸遭遇讲给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听。这个朋友也是一位被丈夫遗弃的少妇。朋友说:“唉!我们都够命苦的了,人家把咱们一扔,我们什么都得不到,还不如我那个表妹:丈夫死了,但是因公死亡,人家得了十多万的抚恤金。”

因公死亡妙计生 如愿拿到裁决书

她受到朋友一番话的启发,决定也让丈夫“因公死亡”。

第二天,刘晶开始通过网络和书籍查阅我国有关“因公死亡”的相关资料,以及法律有关失踪或死亡的规定,一个大胆的计划终于形成了。

刘晶找到丈夫和吴秀娜,商讨她的计划,她说:“你们既然拿不出钱来给我补偿青春损失,那就只好我想办法了。张友平必须假死,在人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这样我就可以办因公失踪死亡手续,也就能拿到一笔抚恤金和女儿的抚养费了。那样你们就可以生活在一起。”

一听说要装死,张友平和吴秀娜一下子为难了。但在刘晶的威胁下,张友平只好屈从。

从此,按照刘晶的要求,张

友平回到大庆,在吴秀娜所在的公司消失了,整天呆在家里不露面。

不久,刘晶来到张友平所在的公司,对经理说:“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丈夫联系了,你们把他派走了,这让我上哪去找,我和女儿可怎么办!”

在1999年到2001年之间,每隔一段时间,刘晶总要去公司哭着要人:“你们一定要把我丈夫找回来!”公司找不到人,她就坐在经理办公室不走。一时间,她成了公司的一大难题。

2001年12月5日,公司经理无奈地对她说:“看来张友平真的失踪了,我也没有办法!”她说:“那你就给我出个证明,我好去公安局报案。”

公司只好出了证明:“张友平曾去大庆清理债务,后来失踪。”

不久,刘晶便拿着这个证明来到当地法院,申请法院宣告丈夫死亡。她说:“丈夫已经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快3个年头了,我不能总这样等!”法院受理了她的申请,按照相关的规定,很快在媒体上发出了关于张友平的寻人公告。按我民法通则的规定,失踪4年即可通过法院宣告其死亡。2003年5月,当地法院宣告张友平死亡。

很快,刘晶拿着法院文书找到市劳动局,要求认定张友平“因公死亡”。劳动局经调查后,今年7月,“因公死亡”得到认定。刘晶便来到张友平“生前”所在的公司,要求公司支付其抚恤金、丧葬费、女儿抚养费共计11万元。

公司拒绝支付这笔费用。刘晶又依据相关证据材料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04年9月,裁决下达:公司应支付其抚恤金、丧葬费、女儿抚养费等共计7万元。

丈夫避祸走他乡 疯狂妻子被起诉

公司领导只好执行当地劳

动仲裁委员会的裁决,答应近日将这笔钱支付给刘晶。刘晶心花怒放。

然而就在要付款的时候,公司的一位员工找到经理说:“经理,刘晶说张友平已经失踪好几年了,可是我2002年的时候还遇到张友平一次,当时他和女儿在商场买东西。”

公司领导一听,觉得这个情况非同小可,便决定这笔钱先不支付给刘晶,调查清楚再作决定。于是,公司便委托律师调查张友平的“死亡案”。

律师根据相关线索,终于在张友平母亲家里得到了一些信息,老人承认:一两年前,儿子曾经回过家两次。很快,老人的邻居丁大娘也对此作了证实。

公司拒绝支付抚恤金,并开始调查张友平的死亡真相。刘晶得知后气急败坏,多次到公司领导的办公室去闹。

2004年5月,根据公司的要求,依据相关证据,当地法院依法撤销了关于张友平的死亡宣告。不久,法院又依据这些情况,撤销了劳动部门关于对张友平进行“死亡抚恤”的仲裁决定。

至此,刘晶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刘晶认为,自己的计谋之所以被识破,问题就出在证人的证言上。如果在这方面取得突破,那就会使本案起死回生。于是,她找来一些人当证人。

她对张友平的母亲说:“你不是作证说你儿子曾经回来过吗?那好,你儿子犯了重婚罪,我正要告他呢!看他怎么收场。他不死,我就一定把他送进监狱!”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只好推翻以前的证言,否认儿子曾经回来过。很快,他的邻居等证人也相继推翻了以前的证言。

之后,刘晶来到大庆,找到了张友平和吴秀娜。她说:“我很惨!现在什么都没有拿到,我和女儿将来怎么生活?”然后,又气急败坏地对张友平说:“你要是死了就好了,我就不

至于费这么大的心思了,不必冒这个险了!”

几天后,刘晶几次约张友平陪她上街,每次,当吴秀娜要求前往时,刘晶总是拒绝。而在街上,刘晶曾试图在车流密集的地段面对飞驰而来的汽车故意推搡张友平,这让张友平心惊胆战,他知道:刘晶已经心理极度变态,她要将他置于死地。

这天晚上,他与吴秀娜商量时,两人一致认为,如果这个时候张友平因车祸而死,她自然还会得到一笔车祸赔偿金。因为随着法院撤销张友平的死亡认定,两人的夫妻关系也自然恢复,车祸赔偿自然归于他的法律上的妻子刘晶了。

张友平非常恐惧,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不明不白地死去,从而充当刘晶索要抚恤的道具和牺牲品。最后,他和吴秀娜决定:为躲避随时可能降临的杀身之祸,还是走为上策,远离大庆。

这时,回到临河后的刘晶继续打她的官司。她一次又一次地到公司去闹,要求公司对其进行抚恤。同时,她还委托律师向法院提出申诉,依据几位证人推翻的证言,要求法院恢复对其丈夫张友平的死亡认定。在后来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因案情复杂,这个案子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

鉴于刘晶一直反复要求“抚恤”,并一直通过法律渠道要求恢复对张友平的“宣告死亡”,2007年11月,张友平所在的公司只好向警方报案,要求调查其死亡的真实情况。

2008年2月,经过详细的侦查之后,警方通过通讯跟踪等方式,确定了张友平和吴秀娜的行踪。原来,两人失踪后一直在石家庄打工生活。这样,张友平“死亡”的迷案终于水落石出。很快,张友平回到了临河。

2008年4月,刘晶被刑事拘留。6月,她因涉嫌诈骗被提起公诉。(文中当事人名为化名)据《民主与法制时报》